

豆芽不加添加剂,外观差、产量低、价格高,结果一年时间——

# 投资20万赔了个底朝天

文/片 本报记者 李园园



“生产豆芽不加添加剂,产量低、外观差,在市场上一点也站不住脚。”莱山区一家不加添加剂生产豆芽的企业业主刘德信(化名)告诉记者,他去年投资20多万生产不到一年就赔了个底朝天。而一些小作坊正是靠着添加剂的“帮助”,抢占了豆芽市场的江山。



左边是“停摆”的豆芽机,旁边堆放着盛放豆芽的箱子。



小作坊生产豆芽的池子旁边堆放着化肥。

## “正规军”投资20多万,不到一年就倒了

“唉,提起这事我就上火,投资了20多万,一下子赔进去了。”刘德信(化名)带着些怨气说,真不想提起这事。去年年初,感觉生产豆芽比较赚钱的他,投资20多万,引进10台豆芽机,做起豆芽生意。让他没想到的是,由于生产豆芽过程中不加任何添加剂,生产出的豆芽外观细长不整齐,且产量低价格相对高,最终被市场淘汰。

16日,记者来到了刘德信的豆芽生产车间,10台豆芽机从去年年底就已经“停摆”。装豆芽的蓝色箱子有

的放在豆芽机里,有的摆在车间一角,现在他也很少来豆芽车间了。“看到这些豆芽机,我就心疼。”刘德信一边抽着烟一边指着豆芽机说,生产豆芽那会,他天天钻在生产车间。想起“豆芽”,刘德信有一肚子的话要说。

刘德信一直在豆制品行业滚爬摸打,从替别人打工到自己成立豆制品厂,渐渐的也认识了一些生产豆芽的商贩。“一斤绿豆能产出十六七斤绿豆芽,真赚钱呀。”刘德信看到豆芽行业的巨大利润,但他也从一些

“行家”口里得知,旧模式的生产豆芽工艺将不能满足市场需求,卫生条件也达不到要求。

刘德信向朋友借了几万块钱,再加上自己以前的积蓄,投资20多万,进了10台豆芽机,在原有的厂房里开辟出一间豆芽生产车间,他的“无添加剂成分”的豆芽生产车间很快就建成了。豆芽机是全自动的,自控温度、自来水自动循环,工作人员只需把豆子放在豆芽箱里,然后再把盛了豆芽的箱子放进豆芽机里,就不用管了。但是刘德信生怕豆芽

出现一点问题,时刻观察豆芽,还不忘给豆芽消毒。“看着一颗豆子长成一根豆芽,心里特美。”

“不加添加剂”生产豆芽,在业内一点也不被看好。一些从事多年豆芽生产的朋友都劝刘德信,不加添加剂生产出来的豆芽在市场上根本没法卖。“卖豆芽机的厂家还免费送给我几包无根剂,不过我没用,让他捎回去了。”刘德信说,我只想生产出让老百姓吃着放心的豆芽。刘德信心想,他的豆芽是无公害的,不掺添加剂,肯定被市民认可。

### ●新闻链接

#### 沈阳查获40吨毒豆芽

据《法制晚报》报道,2011年4月17日,辽宁沈阳查获40吨“毒豆芽”。此前经取样检测:豆芽中含有亚硝酸钠、尿素、恩诺沙星、6-苄基腺嘌呤激素。其中,人食用含亚硝酸钠的食品会致癌,恩诺沙星是动物专用药,禁止在食品中添加。

警方介绍说:“据已经抓获的犯罪嫌疑人讲,全国各地都有北镇市的人在用同样的方法生产豆芽,他们已经掌握了一套‘很成熟的豆芽生产经验’。”

办案民警算了一笔账:一斤黄豆的批发价是2.4元,照他们这种生产方式,一斤黄豆至少可生产10斤黄豆芽。也就是说,一斤黄豆芽的成本价约3角钱,每斤盈利3角钱,按每天销售2000斤计算,一天的净利润约600元,半年就可盈利约12万元。高额利润正是造假者热衷生产“毒豆芽”的原因之一。

### 监管困惑>>

#### 各部门均称“不归我管”

“毒豆芽”事件发生后,为从根本上解决“毒豆芽”的监管问题,沈阳市打假办会同公安、工商、质监、农委等部门,召开专题会议进行研究。

而在专题会议上,各个职能部门“各抒己见”,工商、质监、农委等部门均称“不归我管”,并阐述了各自的理由。

工商部门表示:这种行为不能一概以“无照经营”处罚。同时,对食品生产领域的监管,应该由质监局负责。

质监部门表示:豆芽菜应认定为初级农产品,归农业主管部门监管合适。如果由质监部门监管,那是不合适的。

农委部门表示:豆芽菜不是初级农产品,是初级农产品的加工品,不应由农业行政部门负责监管。市农委还拿出了上级对此事的批件。

在各方争执不下的情况下,沈阳市公安局副局长、市打假办领导小组副组长出面解围,针对有害豆芽等食品安全监管问题,请工商、质监部门尽快请示本行业的上级主管部门。若不能出具上级主管部门的有关文件,请各单位就相关责任提出明确的工作意见,由本部门“一把手”签字,上报市打假办。市打假办将根据各部门上报情况,向市政府汇报。

### 无奈

## 豆芽不加添加剂,难被市场认可

生产出的第一批豆芽,刘德信发现比市场上的普通豆芽要细将近一半,“没加化肥,豆芽只能生的细长,并且有很多须根。但豆芽是无公害的,觉得大家应该会接受。”刘德信开始拿着他的豆芽向老客户推荐,并托多年的朋友向各个饭店、学校、企业进军。起初,一天能销3000多斤豆芽。“开始的时候,人家看着彼此之间的交情,买了我的豆芽。”刘德信苦笑着说,说实话豆芽很细,炒出来像根线一样,再说价格比其他人高一毛多,慢慢地就被人拒之门外。

“大家都是做生意的,谁都想省钱,尽量进最便宜的。”刘德信无奈地说,不加添加剂,生产出来的豆芽很细,吃的时候容易塞进牙缝,市民一般不愿意吃这种豆芽。“产量低价格上也不占优势。”他给记者举了个例子,以生产绿豆芽为例,刘德信用1斤绿豆,只能生产出10斤-12斤豆芽,而加添加剂的一些小作坊,1斤绿豆,能生产出15斤-17斤豆芽。刘德信生产绿豆芽周期需要7天时间,而小作坊三四天就出一批绿豆芽。“我的豆芽批发价自然要比人家高1毛多钱,不然

赚不着钱。”

就这样,这种不被认可的豆芽,销量从三千多斤跌到几百斤,苦苦撑了几个月,去年年底,他就停产了。“没办法,不然水电钱都挣不回来。”刘德信说,不加添加剂,生产出来的豆芽价格高并且外观没保障,市场一点也不认可,像其他人那样加些化肥、无根剂等添加剂生产豆芽,我干不出这种事,“赔钱也不能干缺德事呀!”

很多朋友劝刘德信在豆芽里加些添加剂,甚至有的朋友看不下去主动提供无根剂等添加剂原料给他,

都被他拒绝了。“这人就是固执,随大流加点添加剂又怎么了,又没人查,非不听。”刘德信的朋友朱先生说,不过我也挺佩服他的,“做生意就得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啊!”

看着摆放在车间里的豆芽机,刘德信抽着烟又叹了一口气。当记者问他打算怎么处理这些豆芽机时,他深深地吐了一口烟告诉记者,看情况吧,“毒豆芽”事件出来后,国家对小作坊检查力度大的话,我的豆芽就有希望,不行我就把机器转让出去,“希望我能再开工生产豆芽。”

### 小作坊

## “生产豆芽不加添加剂怎么行!”

从刘德信的豆芽生产车间出来,记者根据豆芽批发零售商提供的线索,找到了一家位于莱山区千金店的豆芽生产小作坊。这家小作坊设在一个农家大院里,如果不是知情人士介绍,很难发现这是一个生产豆芽的作坊。

记者以豆芽商贩身份,来到这家小作坊。一进农家院大门,一条黑色的大狗凶猛地跳了起来,呲牙咧嘴汪汪大吼。院里有一排房子,是生产豆芽的地方。一进屋门,有个大池子,池

子里还散落着一些豆芽,而在池子周围,堆放着几袋化肥。“老板,你这豆芽也加化肥呀?”记者问道。老板笑着告诉记者,你刚进这行吧,不加化肥怎么可能生出好豆芽来,“生产豆芽不加添加剂怎么行!”再往里走,就是豆芽生产车间了。记者大略数了一下,有近百个生产豆芽的缸。

据这位老板透露,不添加无根剂,豆芽就只长根,不长茎,为了增产不得不加点无根剂。化肥也是常用的添

加剂,添些化肥,豆芽长的粗壮。“农作物用化肥长的好,生豆芽也一样。加些添加剂既能增产又能延长豆芽的新鲜期限。”

此外,老板还提到了AB粉,“以前,南方人在生豆芽时加AB粉,AB粉比较贵,一袋6元,我们不用这个。”据了解,生三缸豆芽就用一袋AB粉。这位老板家一天生上百缸豆芽,因为AB粉贵,就用另一种添加剂代替,具体是什么,老板也没有透露。“添加AB粉的豆芽毒性大,吃多了能致癌,你一定不要批发这种豆芽。”

最后老板很有“良心”地告诉记者,“我生产豆芽都20年了,添加的东西不会有危害,你放心好了。”

“我准备扩大生产规模,建个大厂房,但毒豆芽事件一下子让销量下来了。”谈话中,这位老板抱怨道,去年这个时候,他家豆芽每天能销4千多斤,现在每天只销2千斤。很多市民受此影响,不吃豆芽。一些大客户也都不吃豆芽了,销量一下子减了下来。